

凄美婉丽的 诗意境界

——新编古装粤剧《花月影》观后

何西来



由陈薪伊执导，谢小明、陈自强、梁郁南编剧，倪惠英、黎骏生担纲主演的新编古装粤剧《花月影》，前些日子在国家大剧院演出，我和老伴去看的是3月15日的一场。这是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接连看到的陈薪伊执导的第四出戏。前三出戏分别是曹禺话剧名作《原野》，白阿莹编剧的陕北大型秧歌剧《米脂婆姨绥德汉》，香港李居明编剧的京剧《蝶海情》，我还为其中的《原野》和《米脂婆姨绥德汉》写了评论。

《花月影》是陈薪伊与实力雄厚的广州粤剧团联手打造的一出古装情爱悲剧，立项于2001年10月，次年10月成功首演。作为全剧的导演，陈薪伊从总体的创作思路，到剧本的修改，到作曲配器、舞美、服装、人物造型、化妆，特别是表演等最终的舞台合成，都是贯穿始终的指挥者和组织者。此次在国家大剧院

的演出，距离首演，过去了九年，加上创作，该是十年了。十年磨一剑，经过反复地锤炼与打磨，的确晶光四射了。看了此次演出，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审美满足，让人难忘的是，陈薪伊通过她所指挥的艺术团队，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凄美婉丽的诗意境界。

境界，或曰意境，是高层次的审美范畴，是优秀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性与综合性的氛围、韵致、味道，在内涵和外延上与风格的范畴略近，并有一定的交叉，但又不同。不同艺术家所营造的意境的差异性、独特点就是风格的指谓了。戏剧意境的营造，是由导演主导的。他要根据剧作家文本和故事的性质，人物的性格，自己的才情与特点，演员的能力与素养，还有

作曲、舞美等参与创作人员的水平，来确定其在不同剧目中所要营造的意境的主调和色彩。陈薪伊是一位有须眉气象的巾帼大导演，既能营造如《商鞅》、《贞观盛世》那样或慷慨悲壮，或气象万千的大境界，也能营造如《米脂婆姨绥德汉》那样晶莹剔透，如诗如梦童话般的境界。至于《花月影》，在总体风格上与前不久她为梅兰芳剧团执导的《蝶海情》略近，但因为南北差异较大，也各有其不同的艺术色调。我没有想到，薪伊执导粤剧这样的岭南剧种，也能导出美轮美奂如《花月影》这样的精品力作来。她在意境的营造上，重整体的流畅自然，重舞台节奏的起伏疾徐的掌控，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感受到，捕捉到导演的心搏和情感的波流。艺术是创作主体生命存在的方式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陈薪伊是把自己的生命对象化到《花

月影》的意境的创造中去了。

当然，戏剧是一种综合的、群体性的艺术。并不是只有导演才把自己的生命对象化到呈现在舞台上的《花月影》里；事实上，每个参与创造的艺术团队的成员，都必须齐心协力把自己的生命对象化到创作中去，才会有全剧的成功。导演起的是一种协调、优化的作用，把每一个对象化了的生命，放到最恰当的地方，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，以形成统一的意境。所以说，《花月影》凄美婉丽的意境，是在薪伊导演的指挥下，由剧组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。

剧名在凄美婉丽的意境的形成上，起一种点题的作用。一个花，一个月，一个影，都引起观众无穷的联想，激起他们强烈的探究欲望和期待心理。花前月下，自然是谈情说爱的情境。但水花镜月，却也不免有虚幻的感觉，再来一个影，便更多了一层捉摸不定的意绪。在剧中，花和月的意象，既是实指，又是隐喻和象征。女主人公杜采薇出场便簪花，抚琴、弹筝、弄琵琶、送别、舞剑，俱簪花，花的种类、颜色随场次情境而变化。男主人公林园生筵前品鉴，红船班十姑娘中杜采薇独居花魁。这就是以花喻人了，花也就有了象征意义。只有自杀在船轿中的形象，才不簪花，而以红绫代之。月亮的意象远在天上，它实际上是女主人公冰清玉洁、坚贞不屈的人格的象征。结尾时，着一副白绫纱服的杜采薇的魂魄，飘舞而出，站在夸张了、放大了的圆月之前，依然簪花，人与境合，美极了。然而清寂，带着绵绵的遗恨，只能是凄美。“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杆”。另外，剧本文词雅洁优美，在诗意境界的创造上，则起了基础性的作用。

《花月影》的故事是凄美的爱情悲剧。被红船戏班收留的落难女子杜采薇，以其姿容和演艺，被新到任的参将林园生激赏，二人倾心相恋。但因开罪总兵何镇南，杜采薇被迫往侍海盗。而何镇南又强令林园生武装押送。杜采薇于途中自尽，林园生亦遭革职，全剧故事以悲剧收场。故事头绪不多，线索也比较单纯，



不必用过多篇幅交代情节，这就为细致地展开杜林二人的相恋相爱，留下了较大的艺术空间与可能。

在舞台意境的生成上，导演的总体构思固然是重要的，但演员的表演却是体现导演意图的关键。应该说饰演杜采薇的倪惠英和饰演林园生的黎骏声，都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角色任务，但就戏的

轻重而言，倪惠英饰演的杜采薇，似乎处于更中心的位置。她扮相好，形体好，舞台动作洗练，声音甜亮柔婉，行腔饱满绵长，舞姿婀娜清劲，尤以剑舞为佳。剑舞唐时归入武舞，杜采薇虽似随机借剑而舞，却也见出人物的刚烈个性，为随后的自杀张本。此前，她曾劝林园生与她远走高飞，弃官归田，但林更看重的是官职和功名，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爱情。二人之间的观念歧异，人格反差，更强化了性格冲突的悲剧性。杜采薇的性格之美，正是在她与林园生的这一种冲突中，在她自己的内心冲突和失望中，被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。所以，由于这个人物扮演得成功，便从根本上带动起凄美婉丽的诗意境界的营造。黎骏声既演出了林园生的才情、潇洒与风流，更演出了他因贪恋功名而如影随形的性格内在的懦怯，使他在关键时刻辜负了杜采薇对他的爱。但这绝不是“痴心女子负心汉”古老主题的千篇一律的表达。

除两位主要人物，九位红船戏班的伴舞者在不同情境中的出现，或唱或舞，对于氛围的烘托，节奏的形成，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另外，唱腔设计、作曲、配器、舞美、灯光、服装等，在营造整体的凄美婉丽的诗意境界上，也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，限于篇幅，只好留待他日了。

总之，不能不佩服陈薪伊的创造活力与才情，她竟能把自己的艺术天地拓展到了岭南！

何西来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教授

责任编辑：李雷